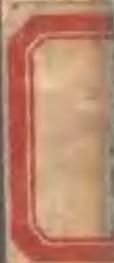


張競生譯

爛漫派概論

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
民國
十九
年六
月印
版

爛
漫
派
概
論^六
(全一冊)

(每冊定價銀五角)
(外埠酌加郵費函購)

編著者 張競生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不 准 翻 印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

上圖示彌漫派的作家是：向自然上領悟；山與水及萬象是他的書本；荒郊曠野是他的書房；由此露出各種人類熱烈的情操及心懷

RW 76/0/16



上圖示彌漫派的作家是：向自然上領悟；山與水及萬象是他的書本；荒郊曠野是他的書房；由此露出各種人類熱烈的情操及心懷

RW 76/0/16

目錄

第一章	爛漫派的意義	一
第二章	歷史	三三
第三章	爛漫派的行爲及其思想的影響	八五
餘論	所望於我國的文藝界者	九三

第一章 爛漫派的意義

通常說爛漫派與他派——尤其是與古典派，不同處，就在特別注重於「幻想」與「情感」。實則還未說得澈底。爛漫派的幻想不是伏在案上搜頭空思。他們乃向自然上直接承受其種種的啓示，這是一種「直感」(Inspiration)。這是神遊六合，超出人間世的一種「領悟」，一種「頓覺」。至於情感，爛漫派所喜歡的不是普通的情感，這些平常的人情，實爲他們所吐棄，他們所要的，乃是熱烈奇特的情操，——熱情。

一 直 感

當陶淵明早起，晨光尚在朦朧曦微之際，他拿了手杖到山間水涯散步；看了山頭雲霞「無心」飛來飛去，聽那鳥聲唱那愛情友誼的曲調。此時微風習習，從咽喉呼吸入了肺腑，覺得心脾俱清爽玲瓏。他老人家立在「三徑」，手撫孤松，神賞衆菊花爭豔鬪媚。他高興極了，就在東籬之下，叫了孩兒拿出家中自釀的老酒，一杯復一杯白斟起來，不覺醺醺然看那日影漸漸移到庭柯，鷄鳴樹顛，狗吠鄰家，薰風自來，禾黍油油與清風互相上下擺舞。他自己這樣物化，以爲是太古的人民，以爲是「羲皇以上人」！

若在春天，他則信步行到西疇，見了樹木欣欣向榮，泉聲涓涓然從山岩下洩出從那樹根草芽上流去。於是他登了「東臯」隨意呼嘯，彈他那張無弦索的手琴，對了清流而作些詩詞歌賦。春殘夏又來，農事將忙，他在田野與農夫親戚

們談些「情話」。秋去冬已至，雪片紛紛，寒山凋零，又有一番氣象。

這樣四時在郊外遊賞，朝暮不同，陰晴遞變，自然上的萬象迭出互異。他的偉大，他的瓌麗，他的時時刻刻的幻變，無形中將個人的小己包圍起來，將他混化與自然相合為一體。所以陶淵明大叫起：「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」的感想。

以他這樣沉潛浸淫於自然，故他一己之內不啻為自然的縮影；遇有發洩，當將自然的情狀返映出來。他就是自然的代表。他的作品便是自然的影子與聲韻。如他的詩，如他的歸去來詞，如他的桃花源記，都是代宇宙說話，都是作者個人與自然同化的作品。

所以陶潛詩文，就是一個向自然上而得到直感的最好證據。若要將西方爛熳派來比並，可以說是東西互相輝映。今先把這派的圖畫與詩意介紹出來。

以下第一圖是表現春的美麗動人。樹葉的勃發溫柔；小鳥的活潑依人；小流

露乃其膝鬢。草木花卉是其裝飾。四時的變幻，萬有的發阜。乃是他的表情。

今先說自然的骨子——山嶽的美麗吧。山的形狀極窮變幻：有清秀如美人臉

，有壯嚴如丈人峯。或似英雄的糾糾，或如兒女的嗚嗚。或若猛鷄的下擊，或似嬌燕的上升。韓愈的南山詩說得極好：『或連若相從，或蹙若相鬪；或妥若弭伏，或竦若鸞雛；或散若瓦解，或赴若輻輳；或翻若船遊，或戾若馬驟；或背若相惡，或向若相佑；或亂若抽筭，或噪若注灸；或錯若繪畫，或繚若篆籀；或縱若星離，或翁若雲逗；或浮若波濤，或碎若鈎鈎。或如貨殖倫，賭勝負前疇，先強勢已出，後鈍慎誼譎。或如帝王尊，叢集朝賤幼，雖視不夢狎，雖遠不悖謬。或如臨食案，香核紛飴餹。又如遊九原，墳墓包櫛椁。或繁若盆罌，或竭若函豆；或覆若曝鼈，或頽若寢瘞；或蛻若癩龍，或翼若搏鷂；或齊若友朋，或隨若先後；或迸若流落，或顧若留留；或戾若仇讐，或密若婚媾；或儼若峨冠，或翻若舞袖；或屹若戰陣，或圍若蒐狩；或靡然東注，或偃然北首

山脚到了山頭飄搖於空中。

山中氣味格外新鮮甜蜜，一種馨香芬芳，乃是百種花卉千叢香林所釀成，人間香水美味都不及他千萬分之一的令人心醉神怡。

在此光彩氣味之中，試一閉目深思，覺得周圍的空氣嬌嫩輕倩似要將肺腑洗滌而清，似要將身子托舉起來與飛雲流霞相蕩漾；恰好是耳邊鳥啼，脚底輕颺，有如羽羽然以登仙。

山中晨曦給予爛燜派的恩典是溫柔，愉快。晨曦是夜盡日來，是從死而再生，是一種奔發的象徵。從晨曦而得到的感覺是『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』！是『楊柳岸曉風殘月』；是孟子所說的「浩然之氣」。

爛燜派之所以愛山，因為山有林木，有鳥獸的叫號，昆蟲的聲響，而孕成萬籟的和諧。這些衆籟，自具一種神祕，可以說是自然的聲嘯借此以表出他在春夏天時的歡樂，秋冬時的悲慘。這是自然的情操。喜歡山林的爛燜派，當其神

與意會，自己情操被了自然的情操所滲入；久而久之，自然的情操已全佔他的心坎，故其手所寫的，全是自己所感到的心聲，也即全是自然的情操。

山有清秀的，也有粗獷險惡的。爛熳派的鑒賞與他派不同處，不但在觀其山水清明的氣象，而且最喜歡與那「鬼谷」，「巉岩」，「妖穴」，「魅洞」相周旋。

自然與人心一樣具有二種的表現：一邊是喜樂的，愉快與善良；一邊是悲哀的，苦痛與兇暴。清秀的山水代表第一方面。險惡的山谷代表第二現象。善於鑒賞的當將這兩方全觀，然後始能見自然的整個。

況且險惡的山水感動人較為深切。仰望半壁江山，似要從天上墮下；俯臨深淵，覺得如實現的地獄，無意中自然生起了危怕與驚恐。

所謂「壯美」(Sublime)，「偉大」，「雄壯」，「浩然」，「大觀」，底裏都是一種「可怕」的表示。無論一個山峯怎樣美麗，假使其高出雲烟，自下

望去，似山巔與雲氣一樣飛去，立時覺得「可怕」的心情發現。故癡癡派要求「壯美」與「偉觀」，自應從那「可怕」的自然上去搜尋。

荒野，急流，古怪的洞穴，高深的澗谷，雪山，冰坑，最高的峯岩；凡此，一邊可以得到自然「可怕」的現象；一邊，可以得到「直感」的領受。

因爲在這些「可怕」的自然，個人覺得甚渺小；覺得外界的力量甚偉大。覺得個人似被所鑒賞的對象所侵吞，所混化。在個性甚強烈的癡癡派說，覺得個人與外象混合爲一，覺得個人包含了全自然，個人與自然直接交通；凡自然的表象全由個人所領受，以是個人所表見的全是自然所指示。

在這些險惡的處所，最易得到「可怕」的心情與自然的指示時是在夕陽與夜景。夕陽無限好，又最好的在近「黃昏」。此時蒼茫中，周圍因黑暗而縮小，漸漸縮小其範圍，縮小到使個人覺得所鑒賞的對象便是自己。今假如個人立在最高峯，此時，夕陽已下，初時所見的，尚有遠山的各種光色，漸漸夜氣來侵

，諸山遂次沉沒，漸漸覺得只有自己的山頭尚存在。隨後，黑色愈濃厚，山頭也已不存，只有自己一身孤立在高峯上，左右周圍，依稀渺茫中似已消滅。如此回想剛纔所見的遠山色彩與天上人間的一切表現，全個歸到自己的身上。這時自己便是宇宙，宇宙便是自己。

夜景的直感與朝氣不同處：晨曦是把個人分散為千萬的分子，個個分子與外界相混合為一。這是發展的，一貫而萬殊的，喜樂的，從個性而得到自然性的。夜景是把個人中日間所感想的千萬分子歸合為整個的個性，是斂藏的，萬殊而一貫的，悲哀的，從自然性而得到個性的。

夜景是苦悶的象徵，神祕的表現。夜景給予爛熳派是古怪，慘痛，與無聊賴。從夜景的直感，而幻成為爛熳派對於神祕，山魅，林妖，墳魑，屍煞，鬼怪，種種的描寫。

這些尋幽搜奇的習尚，凡是爛熳派的都對他有特別的嗜好。好奇喜怪，這是

